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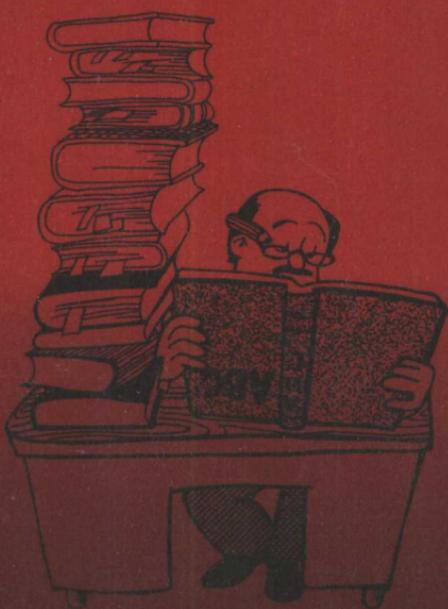
台灣 柏楊著

大愚若智集

西窗隨筆

(7)

柏楊書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西窗隨筆 ⑦ 大愚若智集

台灣 柏楊著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大愚若智集》(西窗随笔之七)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20千字
版次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次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646-2/I · 269
定价	4.20元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著有《中国人史纲》、《帝王之死》、《皇后之死》，并译著《现代语文版政治通鉴》。《西窗随笔》、《倚梦闲话》为其两大杂文系列，文风率真、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重印。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推出了《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两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炼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局长”、“部长”、“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作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 者

1993年2月

前言

老头跟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老头都有说不完的往事，堪供回忆。柏杨先生老矣，前途有限，只剩下回忆无穷。想当年一九六〇年代，我老人家手提巨笔，叱咤风云，固一世之雄也。忽然咕咚一声，没啦；使人兴起“于今安在哉”之叹。自一九七七年，返回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咦，虽是一九六〇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〇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柏杨先生文章既如此之好，又兼如此之妙，非我一人之言，乃天下人的公言也（说此话时，气不发喘，面不改色，货真价实的窝里捧嘴脸），不敢自秘，整理印出，以供读者老爷拜读——其实贵阁下拜读不拜读没啥关系，柏老学问，博大

精深，贵阁下即令拜读，也未必拜读得懂。只要猛掏银子，狠狠地买上一册，你就伟大定啦，幸勿自误。

柏 杨

一九八〇年代黃道吉日于台北柏杨居

序

柏杨先生曰：“天将降大愚于斯人也，必先哇啦哇啦其嘴，踢腾踢腾其腿，这也能焉，那也会焉，妙计百出，小聪明多如牛毛，而后顺性遂心，集小胜为大败，行拂乱其所想，增益其所不吹。”

呜呼，柏杨先生每天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提笔挥毫，均属悦耳顺调；上台摇舌，更使人头乱点；平常日子则相机出卖出卖朋友，以示大义灭亲——诚如洪羊洞所唱的：“为国家，秉忠心，报皇恩，昼夜奔忙。”自然有些头脑不清、嫉贤如仇的家伙，不共戴天，怎不使我丧心病狂，猛叹人心不古乎？于是乃继《闻过则怒集》之后，出笼《大愚若智集》，吾友李耳先生有言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盖聪明的朋友总是躲在屁股后，蠢货才大愚若智，抢先振翅的也。

本集所录大作，有谈民航公司的焉，有谈“人死官灭”的焉，有谈当铺的焉，有谈东京世运的焉，篇篇精采，不在话下。但是精采的还是两篇附录，一篇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

刘甫先生的《东京世运总检讨》，一篇是台北《征信新闻报》记者钱爱其先生的《失常反常·匪夷所思杨传广东京外记》，历史文件，读者老爷得不到的也。——报纸的生命只有一天，时过境迁，便被忘啦，柏杨先生费了牛大的劲才算找到，印在书末，以备有心之人查考，真是功德无量。

是为序。

柏 杨

乙巳年三月于台北柏府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序	(3)
霸王硬上弓	(1)
嘴脸可观	(5)
一对活宝	(9)
人分四等	(13)
西崽型	(17)
赖逊岩先生	(21)
运气	(25)
人生如赌博	(29)
记录已经改过	(33)
软骨动物	(37)
名件与奴性	(41)
西崽情意结	(45)

畸形人	(49)
骄其妻妾	(54)
高等国民品质	(58)
天下之大昏	(62)
希特勒	(66)
渡江而变	(69)
呆帐	(73)
用科学方法	(77)
全是当铺	(81)
大祸当头	(85)
礼多人怪	(89)
原则	(93)
伟大过度	(95)
平均分配	(99)
立下军令状	(103)
洞烛机先	(106)
谈恋爱	(110)
只有我们的老	(114)
除夕叫停	(118)
南下杂感	(122)
送到圣人庙	(125)

- 长江后浪推前浪 (129)
东京世运总检讨(附录一) 刘南(133)
失常反常·匪夷所思(附录二) 钱爱其(163)

霸王硬上弓

亚洲影展，以喜剧开始，以闹剧演出，而以悲剧结束；柏杨先生感慨之多，实在多如牛毛，想说两句，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亚展爆满期间，尊喉里就像塞了一泡狗屎，一直塞到现在。现在展也完啦，人也丢啦，命也丧啦，如果再不吐出来，即令不被噎死，也会被那股奇异之味薰死也。

民航公司的老爷飞机在神岗上空失事，失事原因何在，我们不知道，官府正在鉴定之中，在鉴定结果公布之前，不必论列。有人曰：“咦，柏老柏老，你的道德学问真是越来越勇不可当啦，竟然怕论列了影响鉴定啦。”这是啥话哉？这年头只有当权朋友才能影响审判，舆论只能影响放屁，故天下只有“奉命不上诉学”，很少有“奉良心不上诉学”、“奉舆论不上诉学”，读者老爷不可不知。柏杨先生之意，只是在未正式把鉴定结果公布之前，我们想感慨也无从感慨起，盖还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有表错情的危险。

因此，我们只在原则上吐吐真言，以舒筋骨，而通三焦。第一件使人神经紧张的，是赔偿问题。在死难人群中，

若陆运涛先生暨夫人，富可敌国，当然不在乎民航空公司那几个臭钱，犹如柏杨先生去买芝麻酱，一毛钱找不找，我都不在乎一样。但主要的是，在乎不在乎是我的事，要不要该一毛钱也是我的事。杂货店老板不能一手执六法全书，一手执航空协定，斜眼瞧我是中国人，便理直气壮地不给我也。幸亏该老板没有如此这般，否则的话，我恐怕非要那一毛钱不可，打官司到海牙国际法庭都干；如果真的弄到有理无处伸，我就宁可去买一把弹簧刀自己解决。

民航空公司外貌上不过是一家普通的中国公司，君不见该公司董事长王文山先生，前几天还出席立法院舌战群儒乎？但人人都知道该公司骨子里固是一个洋人窝。悲夫，中国人印象中，总以为洋大人办事，尤其是以信誉和效率闻名于世的美国人，愚到这种空前惨祸，除了表示沉痛哀悼外，一定会剑及履及，马上谈到赔偿。大概是算盘一打，吓掉了魂，也或是人急智生，发现“支吾为变卦之本”，公司上上下下，一个个好像吃了哑巴药，记者老爷怎么问都问不出名堂。对于哀悼部分，还容易解决，高级职员在魂兮归来之后，立刻就表示他阁下心中颇为难过啦，既然已难过矣，谁还能说啥。可是赔偿问题，就严重严重，不是难过一下就可解决了的，花招遂纷纷出笼。

民航空公司最大的一个花招是王文山先生那篇声明，他说，国内航线客机失事，罹难乘客赔偿标准，不能跟国际航线客机相提并论。我不知道他阁下说这一篇话时心理上如何变化，如果不是修养有素，恐怕差一点就要说出中国人赔偿标准不能跟洋大人赔偿标准相提并论。呜呼，值此伟大的西崽时代，中国人之不值钱，似乎已成定局，我们小民们再

不服气都没有用。但中国国土却是值钱的，只要有这块土地在，这一代中国人虽然丢人砸锅不争气，但还希望下一代或再下一代，届时西崽死绝，中华民族咳嗽一声，全世界人类都得心跳。但王文山先生一番言论，竟把子子孙孙抬头的机会都一笔勾销。为了替洋大人省几个钱，下此毒手，使我们心惊肉颤。这种妙论幸亏发生在中国，而中国人是以好欺负闻名于世，侮辱修理，都没关系，如果发生在洋大人之国，若英国，若美国，若日本，恐怕结局不会这么轻松。看情形出洋这玩意儿好处大啦，只要跳出国界，随便去啥不三不四地方泡一泡，便受用无穷。幸而老命仍在，活蹦乱跳着回来，小民谥之为“镀金”，立刻身价十倍，有好差事干的。万一不幸，哎哟哎哟，来个空中爆炸或地面撞毁，寿终洋地，民航公司的赔偿费也有异于在国内摔死的，真是令人羡煞。嗟夫，不要说订定这种法规啦，仅只有此一念，都应该算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奇迹，非高级西崽，不能有此智慧也，可贺呀可贺。

今天看报，航空公司忽然间正式宣布，神岗上空罹难乘客家属，决定每人赔偿银元六千七百六十元，并“限”于三个月内“领取”。三个月内不领取，该款如何处理，报上没有登载，不过看其一意孤行的嘴脸，不领大概白不领，再领恐怕是领不出啦。有些学问小的人对该项决定，大感意外，其实只有学问小的人才感意外，若柏杨先生，便是他们决定只赔偿一块钱，我都面不改色，盖支吾为变卦之本，我以英明的天资，早就洞察其尊肚，知道一开始就在酝酿这种主意。今天这个结果，还算好的，如果一旦赖上了那两支夹在书本里从没有用过的手枪，那就叫悲极生乐哩。记得该公司恢复环岛班机的当天，一位“高级职员”就通过记者，表示

了他们“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当然是教别人看的，主要的意思却在下文，原来一般小民认为最简单的赔偿问题，却被战战兢兢地复杂起来。于是，有洋大人的日内瓦公约焉，赔偿额是十二万五千法郎；有中国土产的航空法焉，赔偿额是六千七百银元。而法郎还有新旧之别，介绍了一大篇之后，画龙点睛曰：“到底应该用哪一项，要等法院裁定。”换句话说，架势已经摆开，官司是打定啦。打官司也未尝不可，万万料不到今天报上又不打官司啦，来的是一个霸王硬上弓。变化之多，变化之快，真是西崽式的翻天印，专门为维护洋大人的既得利益而奋斗，善哉。

嘴脸可观

柏杨先生年老力衰，有时候深更半夜睡不着觉，辗转反侧，一面恭听竹床咯吱咯吱乱响，一面想前想后，觉得当一个中国人，真没意思，不但当一个中国人没意思，便是一旦从飞机上摔下来，摔到中国国土上，也没意思。民航公司这次露的一手如果不是在中国神岗，而是在美国纽约，恐怕价钱要大大地增加。古人自叹命苦时，每每曰：“生不逢辰。”生不逢辰固然倒楣万状，即令生而逢辰，如果“死不逢地”，也同样倒楣万状。这种因人因地而异的法律精神，使人不得不感谢王文山先生，不经他阁下一提，世人还呆瓜如初哩。因此我隆重建议把此项西崽绝件，印成精美小册，分送各国国会议员，作为他们立法参考，一旦美英日法诸夷也起而效尤，航空法上也加上了这么一条，在国外掉下来跌死和在国内掉下来跌死，价钱不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才算真正地“实行于全国，宏扬于世界”，比仅在窝里凶要光彩得多啦。

民航公司片面决定赔偿六千七百银元，根据的是中国民航法，他们说出来的理由，一口气能说一箩筐。但民航法

070342